

懼高症，或是對媒體的擇善固執

作者：瑞卡達·羅岡 教授 (Prof. Ricarda Roggan)

郭信輝的作品中有一支短片，或者說是篇手稿，實際上它更是一種當代微型肖像。它擁有直覺性的某種肇事者態度，剝奪著觀者的安全感，從安全性的角度上來看，它並沒有任何優勢，而具有更高的不穩定性。將這件作品與希區考克的《迷魂記》相比，並非憑空想像，文章接著會細談。

所有被觀者視為正面與好的事物，在這裡都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不安全感、頭暈目眩、恐懼、上升的腎上腺素以及懼高症。這般不舒服的情況，使人想起電影裡那絕對有效的問話手段：「告訴我那個秘密，否則我就鬆手讓你墜落！」

觀者看著相機先前所見之物，那是個緊張、忙亂的目光，且只是快速地略過城市、高樓大廈、窗戶、陽台、深不見底之處與街道。畫面上可以看到一位年輕男子，他眼神充滿好奇，明顯的為這項實驗感到激動與振奮，相機就掛在陽台欄杆上方的特殊三腳架上。

觀看郭信輝的作品時，我們值得把注意力放在媒介（媒體）本身的特性上，前面所提及的“問話“並沒有探討的東西，可以在這裡用一種同理心的傾向來談。如果相機將鏡頭裡的記憶發揮到最大值，那麼無可否認地，它與藝術家的合作確實發展出了一種”性格”

在這兩者的合作之下，人性的目光與科技性的視野隨著時間相互融合，藝術家心裡想的，由相機來賦予形式，它將條件明確劃出，藝術家則不停實驗並找出替代方案，進而郭信輝形塑了一種無形的漂浮之眼，我將之稱為「暈眩相機」——一位夢遊中的、輕微暈眩的夥伴。

《ORBIT-FLOATING SCREEN》是一件早期作品，它展現了我們這位新夥伴的技術性實力，如同幾年之後的作品《DIM》：沿著金屬百葉窗移動著，作品明顯地將注意力焦點放在這個無法定位的空間與之建築條件上，更勝於關注那藏於之中的人性足跡。「窺視」的瞬間似乎只是「暈眩相機」的藉口，用以描述它那穩定而無形的目光，隨著經由百葉窗射入的光線漂浮於空間中。

下個探討的物件是明顯定義出車內空間的《FLUID CAR SCENE》，然而，我們不明白的是究竟在哪種情況下此作品被創造出來。但是「暈眩相機」似乎對說明這情況不感興趣，正如它也沒什麼意願解釋這裡的「窺視」，它詭異而平靜地旋轉紀錄著在此一情況下仍然可見之物，而至於那些不可見的東西，則繼續存在於我們的感知之外。

文章開頭被提及的《迷魂記》記憶又再次明確地體現於攝影作品《KILLESBERGTURM》——讓人印象深刻的雙螺旋梯，踏入樓梯時輕微的暈眩感，超過40公尺高的螺旋梯給人那不穩定卻令人屏息的美景，郭信輝用攝影手法重新定義出扶手與序列作品裡的地平線，使彼此相連，也因此作品可以自由地，對角式地穿越於每個畫面上，甚至迷失。

上述提到的所有觀點，還不足以全然說明「暈眩相機」的特性，在某個陰暗處，仍然藏有它不為人知的秘密，或者無意識的夢遊狀態。或許此時此刻，這種漂浮的目光讓觀者感到似曾相識卻難以解釋？又或者這可能就是我們在夢裡的凝視？

我是在夢裡一步步穿越那個房間？或者說用徘徊來形容也許更合適？如果真是這樣，每間房的房門難道不會自己打開？牆面彷彿拋棄了物理上的阻力，彼此滲透？而若又真是如此，那麼當我們張開雙眼時看到的東西會是什麼？夢遊時的注意力平等地落在每件事物上，它不會卡在任何地方，也不會回頭，這裡沒有時間，它是不朽的。

*本文由德文所撰寫，中文版本由侯韶宜所譯